

人文齐鲁

刊前絮语

夹壁墙里的宝藏

徐静

13年前，在济南章丘的埠村西鹅庄村曾发生过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：在村中一户人家老屋的夹壁墙里，发现了清朝名人马国翰的大量木刻雕版，而发现刻版的房屋却是马国翰的亲家、另一位章丘名人——清政治家、学者、藏书家李廷启的故居。这真让人感叹，章丘埠村这样一个狭小之地，却如此人杰地灵，大概是与埠村地处齐鲁文化的交汇处，既得鲁文化传统的深厚滋养，又深得齐文化传统的浓郁包孕有关吧。而读过《百年翰墨香书亡版犹存》这篇文章，其中一个细节令人玩味：李廷启、马国翰相继辞世，这批书版的继承权成了问题，马国翰的继子想继承，马国翰夫人却对女儿格外偏爱，暗地里将这批书版运往了李家，并盖起了三间带夹壁的房子，将书版收藏了起来。女儿、女婿继承父业，将二老遗稿整理重刻，才使藏版得以保存下来。看来，好东西也要传承给懂它的人，才会长远。

我们人文齐鲁的《画说济南》之老街巷系列到今天会暂告一段落，画作者张国华先生特意选定了东流水街作为收尾，他告诉我，尽管还有很多济南的街巷没有收录，但老街巷的收尾还是用了这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消逝的老街，因为这个富有哲理的街名，恰好印证了古来万事东流水，有不可复返的意思在里面。作者的初衷，是希望借助这些画作还原老济南那种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活面貌，唤起更多人对济南风土人情的一种认知。

这也是人文齐鲁一贯秉承的思路，今后，我们将挖掘更多发生在齐鲁大地上的传统文化、近现代文化和红色文化，希望通过社会各界的支持做得更好更丰富，守护好读者的这片精神家园。

编辑：徐静 美编：金红

马国翰是清代著名的辑佚大家，所著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许多空白，但由于战乱等原因，该书大多散佚难寻，令很多学者引以为憾。2000年，章丘市埠村街道西鹅庄村的李廷启将藏在李廷启故居夹壁墙里的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等5966张书版捐献给国家，百年翰墨犹香，字字前辈心血，写就了一段书版传奇。



百年翰墨香 书亡版犹存

——西鹅庄清代藏版发现始末

马永涛

两位辑佚大家

这批藏版的主人既然是马国翰，为什么会藏在李廷启故居的夹壁墙里？

马国翰(1794—1857)，字词溪，号竹吾，历任陕西石泉等县知县，陇州知州。年轻时开始辑佚，倾毕生精力完成了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，西鹅庄大部分藏版是马国翰毕生辑佚的心血。

李廷启(1789—1849)，40岁之后出仕，为官足迹遍及广州、雷州、湖北、直隶等大半个中国，官至顺天府尹，60岁时卒于任上，留下了“十年树木人何在，千里为官客未归”的人生遗憾，有《纫香草堂文集》等书稿传世，他的作品也是西鹅庄藏版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马国翰、李廷启是清代两位著名的辑佚大家、藏书家，他们不但是儿女亲家，更是志同道合的挚友，同样的教书生涯、官场经历和藏书辑佚爱好，将两个家族和这批藏版紧密联系在一起。据《续修历城县志》载：“国翰家贫好学，自为秀才时，每见异书，手自抄录。及官县令，廉俸所入，悉以购书，所积至五万七千余卷。”《章丘乡土志》载：“廷启著有《纫香草堂文集》二卷、《诗集》十卷、《诗余》一卷、《四书文》四卷、《试体诗律赋》各二卷、《夏小正诗》一卷行世。”搜集、辑佚、雕版耗费了马国翰、李廷启毕生的心血。

李廷启去世8年后，马国翰也撒手人寰，其继子想继承家产，其中当然包括这批书版，马国翰夫人却对女儿格外偏爱，暗地里将这批书版运往了李家，盖起了三间带夹壁的房子，将书版收藏起来。因此真正将这批雕版保存下来的，是李廷启的儿子李宝赤和儿媳(马国翰之女)，他们继承父业，将二老遗稿整理重

刻。后来，山东巡抚丁宝桢曾命人将这批藏版取出，找工匠补刻了书版残缺者，但其复刊版本因数量较少，且多作为礼品送与达官贵人，现多散佚了，这就更加显现了这批雕版的文献价值。

一座传奇老宅

西鹅庄李廷启故居是一座保存完整的清代民居，已有160多年的历史。前院的大门、客厅、东西厢房、后院的三层青砖小楼都无言诉说着历经的沧桑变化。直到今天，我们进入这座小院，依然会为它框架式的客厅结构、高超的卯榫木质大门、坚固的廊柱所折服。藏版的夹壁墙就在后院的老屋里，似乎这建筑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这批旷世书版能够重见天日。

1999年秋，阴雨连绵，藏版老屋渗水，为防雕版损坏，李廷启五世孙李应顺将雕版取出，于2000年5月全部捐献给国家。这批藏版共5966张，每版28厘米

长、18厘米宽、2厘米厚，涉及经史子集等书籍558部，约420万字。

百年翰墨香，书亡版犹存。鹅庄藏版的重见天日，不仅是辑佚史上的一项空前成就，而且解决了学者们到处翻查古籍的繁杂，为他们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。这批雕版中有近十种书目在现存的中国各地藏书中没有印书，如《尚书逸篇》、《尚书古文训》、《中国丛书编录》、《山东文献书目》等。同时，一次性发现这么多名家著作原貌，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，这批雕版对研究清代山东的印刷技术、印刷史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，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许多空白。

历经清朝、民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“文革”、城镇化拆迁等诸多变迁，这一老建筑能够如此完好地保存下来，本身也成了个传奇。直至今日，这座老宅子依然有许多未解之谜，比如移动基站就在附近，但手机在院子里就是没信号；前院东厢房的室内面积明显小于外围测量的面积，墙壁的厚

度超出了正常范围很多，这面墙是不是夹壁墙，里面是否还有文物？目前还不得而知。

六次访书佳话

1936年前后，著名学者王献唐与好友邢蓝田曾六次赴鹅庄村访书。邢蓝田在他的《鹅庄访书记》里叙述他往访鹅庄的原因，李廷启“与道州何绍基子贞昆仲交莫逆，故所藏何氏墨迹独夥。又与历城马国翰竹吾为儿女姻亲。竹吾卒后，所有玉函佚尽……慕其收藏之富，而惜其散佚也，于是先后六访其遗书焉”。

当时，王献唐和邢蓝田在鹅庄收购了部分书籍和书法作品，其中尤为珍贵的是从李家访得马国翰手札九十页，购得马国翰考证古钱币的书版610块，又在集市上买得114块，共计724块。该版是把古钱币镶嵌在雕版上，旁边有旁证文字，十分难得。

当然，王、邢二人到鹅庄访书，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，就是给马国翰正名。因当时有人认为马国翰的辑佚书是盗刻清代另一辑佚大家章宗源的，围绕这桩公案，学术界展开了讨论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著名学者王重民详考史实，撰《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》，刊于1932年《辅仁学志》3卷1期，两大家即章宗源、马国翰，认为章、马二人各成体系，源流清晰，都在辑佚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。王献唐也留心乡邦文献，在其《笥庵闲话跋》中为马国翰正名。邢蓝田在王献唐的指导下，根据鹅庄访书所见、所闻、所得，撰《鹅庄访书记》发表于《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》1936年1卷2期，同时影印马国翰手札，成为替马国翰正名的有力证据。而2000年藏版的重见天日，更是提供了马国翰作为辑佚大家的实物证据。至此，马国翰《辑佚书》学术冤案才得以彻底昭雪。



李廷启故居。(资料片)

Shell
ADVANCE
壳牌 爱德王子
摩托车机油

哦耶

乐动全程
ENJOY EVERY RIDE

顷刻释放卓越动力，选择壳牌爱德王子，超凡动力一触即发！